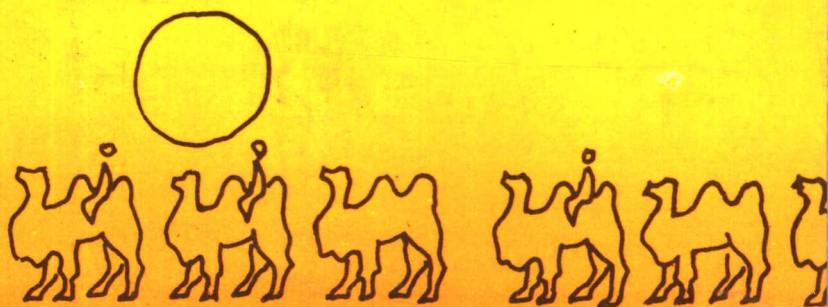




馬可波羅所走過的道路

•七百年後所見所聞• 金佰宏 著

MARCO POLO'S LAST WILL

3

[Handwritten text in a cursive script, likely a reproduction of Marco Polo's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The text is written in a dark ink on a light background. A red rectangular stamp is visible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partially obscuring the text.]

海天出版社



[Handwritten text at the bottom of the page,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a note.]

REPRODUCED SPECIALLY TAKEN IN

重游马可·波罗走过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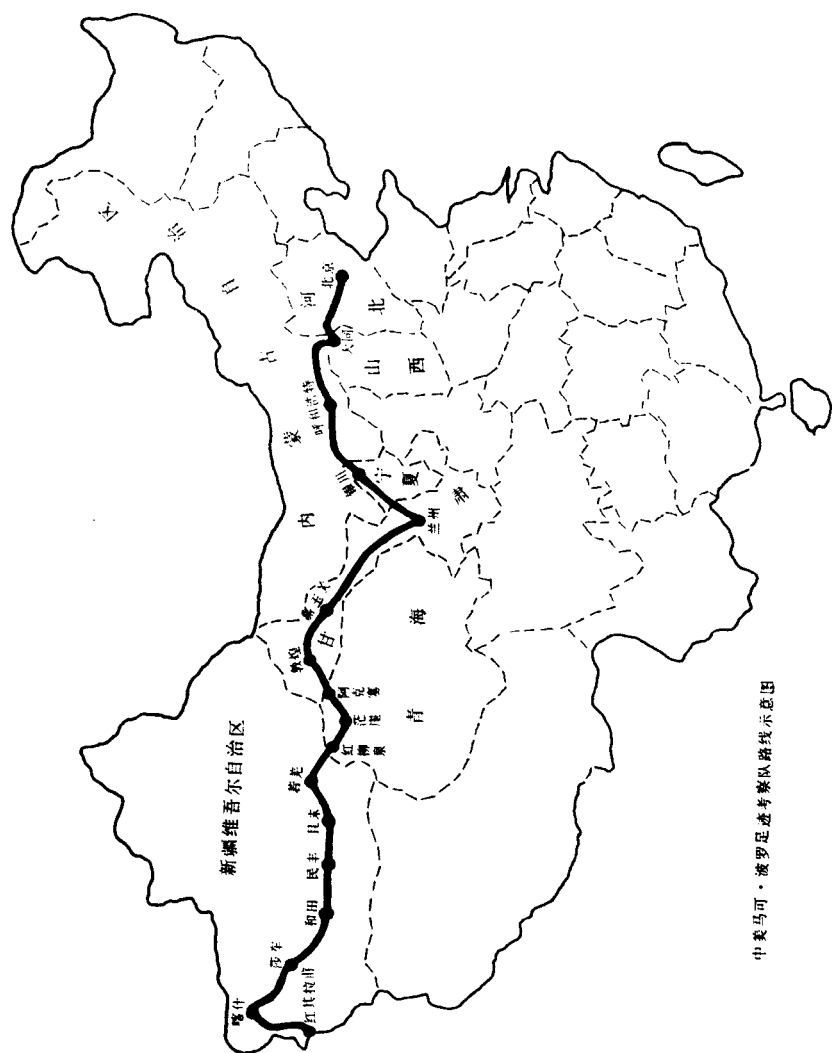
——七百年后所见所闻

作者 金伯宏

海天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 桥
封面设计 陈士修
版面设计 陈敏宜

书 名 重游马可·波罗走过的路
著 者 金伯宏
出版者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发 行 者 海天出版社发行·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者 深圳海天印刷公司
版 次 1987年9月第一版 1987年9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850mm × 1092mm 1/32
字 数 100,000
印 张 3 3/4
印 数 1 — 3,000
ISBN 7 — 80542 — 009 — 2/K · 2
统一书号 12382 · 004
定 价 1.60元



中奥马可·洛罗足迹考察队路线示意图

前言

马可·波罗基金会是美国一个民间的教育性的机构。它计划沿着马可·波罗旅程的足迹，将沿途考察的所见所闻出版成书籍、发表文章，以促进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相互的了解。

从1975年到1981年，基金会的董事长哈里·鲁茨坦（Harry Rutstein）先生已经分两段沿着马可·波罗的足迹旅行。第一段是从马可·波罗的故乡威尼斯起程，跨越地中海到以色列，通过土耳其、伊朗到阿富汗。第二段是从巴基斯坦到达中巴边界。总共行程9500英里。剩下的最后一部分是在中国的一段旅程，有4500英里（7200公里）尚未进行。

哈里先生先后接触过中国驻美使馆、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国防部、中央电视台等单位，但是因为哈里先生的行程要经过新疆、甘肃、宁夏、内蒙、河北等5省市，大多数是非开放地区。如果从1971年他第一次在纽约向中国驻联合国代表提出此事开始，距今已有10多年了。

1978——1979两年，我曾与《人民中国》杂志社总编辑车慕奇先生一同采访过丝绸之路。此后我在纽约的国际摄影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在著名的摄影家Co Copa的指导下学习。1983年的夏天，我回国休假。有一天，车先生让

我带着刚由日本小学馆出版的三册一套《丝路之旅》去与哈里先生谈谈。这套书是由车先生执笔，配以我拍摄的照片而成的。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哈里先生，在北京西苑饭店的一间客房里。我和哈里先生谈得很投机。我向他介绍了我们采访丝绸之路一路上的见闻。哈里先生介绍了他的计划，他是为了探索沿着700多年前马可·波罗在中国走过的丝绸之路作考察、旅行的可能性而来。他希望我能帮助他完成在中国的马可·波罗之行的考察。从这一天起，我就加入到这个考察计划里去了。两年中奔波于中美两国之间，最后终于在1985年4月底与中国新闻社达成协议。考察被批准了。哈里先生高兴地说，这个意义就像是当年马可·波罗从忽必烈那里得到了通行证一样。

中美双方定于1985年8月15日中午12点在中、巴边界的红其拉甫会合，从那里开始东进，经过塔什库尔干、喀什、和田、于田、若羌、敦煌、张掖、武威、兰州、银川、呼和浩特等地，最后于10月20日到北京。

我于7月底从纽约带着满满一旅行袋给考察团中方所用的胶卷飞回北京。我在北京加入中方队伍，准备一起飞新疆与美方会合。6年前我走过这条路，如今故地重游，担心写不出新的东西，就以日记的形式每天记上一点，有事则长，无事则过。可是，一上了路，我的感觉就不一样了。身上有一种新的压力，每到一处新的地方，除了拍照，还要多听、多问、多记，每天总比同行们晚睡一两个小时，掏出日记本整理一天的所见、所感。相隔六七年，这一路上变化巨大，我不知不觉地记完了一本，又一本，慢慢地有了信心。

这些日记如实地记下了我们这次近万公里旅途的艰辛和欢乐，呈献给国内外的读者。

马可·波罗考察队由中美双方共6人组成。

中国新闻社3人是：吕相友、中方领队，该社领导人之一，56岁，工农出身，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东北参加共产党军队，50年代后到“文化大革命”中一直担任《人民日报》摄影组长。他拍摄大量中国领导人的照片，在1985年11月曾在纽约国际摄影中心（I. C. P）展出。另两位是该社摄影记者：金铁路，38岁，曾长期在新疆生活和工作过；罗小韻（女），33岁，很壮健，体力绝不比同行的男人差。

美方两人是：哈里先生，马可·波罗基金会的主席，为实现马可·波罗之行成立了多拉多公司，专向中国出口电脑、通讯等仪器和设备。麦克先生，是基金会的项目主任，纽约的一位自由投稿摄影家，并在SOHO和中城经营两家埃塞俄比亚餐馆。

我为美方和中新社作了联系工作，也成为考察队的一员。我在路上可以自由采访和拍摄照片。其它就听从队里安排了。

8月14日

我们3辆丰田越野车，从乌鲁木齐出发，两天开了1500公里，于前天赶到喀什市，今天一早直奔帕米尔高原上的塔什库尔干。塔什库尔干是中巴边界上的一个高原县，平均海拔4000米，按计划我们在那里过夜，明天15日中午12点到红其拉甫山口迎接哈里和麦克先生。

一路都是上坡，很快我们将闷热的喀什市抛在后面，进入山区。路是沿着盖子河修筑的，黄色的滚滚洪水在盖子河中奔腾咆哮。车过了盖子边界的检查站后，山越来越高，路在山中盘旋而上，万丈悬崖，予人以倾倒压顶之感。北魏和尚去印度途经此地时形容道：“山路欹侧，长坂千里，悬崖万仞，极天之阻。”

天上的云越来越厚，时不时飘起寒风细雨。每个人心中都在隐隐担忧，因为司机说这条公路经常因山洪爆发而中断，有时半日一天，有时几天不能通车。看了盖子河中的滚滚洪水，可以肯定昨天山里下过大雨，因此前程难测。

从对面开来一辆吉普车，司机在同我们会车时，通过车窗告我

们：“前面的路不通了。”情况未及问明，那辆车就开走了。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们明天中午必须赶到中巴边界接美方入境，这是考察的第一步，我们不能失约，只有前进。

离喀什市156公里的阿克拉大道板，座落在山河之间的一块宽广的谷地上，我们的车赶到时，这里已有10来辆车停在那里，其中有巴基斯坦去喀什探亲回国游客乘的大型旅行车，有八一电影制片厂驻在山里的采购车，还有当地的货运卡车。原来昨晚前面1公里处发生了泥石流，交通被阻塞了。

看来出师不利。我们决定先派一辆车到前方去探看道路。这里有近百号人，大家为了不同的原因都想能尽快通过去，或许泥石流的破坏不大，我们能发动大家一齐动手将道路修出来。不一会，派出的车回来了，探路的人直摇头，泥石流宽达50多米，如靠我们这些人手搬，大概要工作一个多星期才能将路清理出来，总之，我们只有另想办法。

电线杆没有被泥石流冲倒，电话仍然可通，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往塔什库尔干县政府打电话，请他们援救，派车到泥石流冲坏路的另一头来接我们。我们准备让自己的车回喀什，爬过泥石流，换乘县里的车前进。

从阿克拉木道板往县里挂电话，整整挂了1个多小时，终于挂通了。县里答应派车来，估计下午5点钟可以到达出事点。但是听说在公路的其他地段也有泥石流发生，尚不知县里的车能否顺利到达。

我们等在车里，睡觉的睡觉，打牌的打牌，随便开几个罐头当午饭吃，一直到下午5点，我们将原来准备带上山的蔬菜、瓜果等都留在自己的车上，只是带上照相机等必需物，爬过泥石堆，去迎接县里的车。

大量的石块、烂泥是从一个不算陡的斜坡上滑下来的，把公路拦腰切断。一辆军队的北京牌吉普车，大概是想试着闯过来，结果陷入泥沙之中。几个壮汉在寒风冻水中赤脚挖车，但是挖走一锹泥水，新的泥水又从地下涌出来，车子越陷越深，已经没到了保险杠。从对面方向来的车中，并没有县里来接我们的车。从司机那里

打听到，前面10公里处也有几处泥石流。司机们垂头丧气，只是赶路的农民们、马帮、放羊的牧民们不停地一群群地通过被泥石流破坏的路向前行进，他们千百年来一直这样走着，没有路踩出路。赶着几百只羊，往往400公里走10天，到喀什把羊卖掉，又买上他们所需的日用品，驮在驴、马背上再走10来天回家。一年这样走两趟，他们有的是时间。

我们却没有时间，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赶到县城。坐等不是办法，我们决定继续前进。算我们运气，总算说服了那里的一个卡车司机，同意拉上我们到下一个泥石流点。

我们挤在卡车的车厢里，这里海拔3000多米，寒风刺骨。冷风吹透了我的帽子，冻得我直头痛。高原上的景色大不同于盖子一带陡峭的山峰。这里开阔而雄伟，在绿色的草滩上，羊群和牦牛在吃草，湖水映照着雪峰的倒影，帕米尔高原上的最高峰，海拔7719米的公格尔峰巍然挺立，云雾遮住了雪峰顶。

卡车开了1个多小时，走了还不到10公里，我们终于看到从县里开来接我们的两辆吉普车，每个人高兴得像孩子一样，这时已是晚上7点多钟了。

我们换乘上吉普车，从草滩上又绕过一处泥石流，又蹚过不知多少个水塘、河流，经过5个多小时，晚上12点多终于赶到了塔什库尔干城。

8月15日

早上醒来心跳快、头痛；我有时也生病；但从来不头痛，显然这是高山反应。正如《汉书·西域传》在描写翻越葱岭之路时说：

“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

但是我只要起来一活动，兴奋的心情便使我忘了头痛。今天我终于登上了帕米尔高原。6年前我新疆之行，因同行者血压高，所以只到了盖子大队，沾了帕米尔的一个边就返回了喀什。

从亚洲地图上看，著名的天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和兴都库什山山脉像是4条巨蟒，从四面汇集于帕米尔高原，故有人称帕米尔高原为“中亚高原体系的中心”。从历史上看，这里又是通往新疆及中原地区、西藏及印度、西亚、地中海地区、以至于欧洲的交通

通要道。

帕米尔高原在汉代称为葱岭。《大唐西域记》称之为“波迷罗”，实际上是帕米尔的不同译法。它的来源和词义有很多种说法：一说“帕米尔”是柯尔克孜语，“高而寒之地”的意思；一说是梵文“乌帕梅鲁”的缩简，意为梅鲁山上的地方，梅鲁山是印度神话中的圣山，被称为“世界的中心”。另有一说，“帕米尔”为波斯语“帕米勒尼耶”的缩简，是世界屋顶之意。其说不一。

塔什库尔干县位于帕米尔高原的中东部，总面积25000平方公里，人口20000，塔吉克族占81%，平均海拔4000米，平均气温—3.2℃，无霜期一年仅70天，是一个高寒、以牧为主的地区。

县城塔什尔干又称石头城，仅有一条街，几千人口。人们形容它为：“一条马路、一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我看并不过份。街上非常干净，人少车更少。

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降汉，西汉在乌垒国设西域都护，这里属其管辖范围。公元2至8世纪，这一带又出现了羯盘陀国。唐代时则受设在库车的安西都护府管辖。公元713年，唐朝在此设葱岭守捉。1795年，这里成为叶尔羌管辖的色勒库尔回庄。1954年9月成立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

13世纪马可·波罗来中国时曾路过这个地区，他写道：“一路上爬坡越岭，最后到达一座大山的顶巅，极目远眺，只见四周的崇山峻岭，高接云天，使人确信我们已登上世界上最高的地方。……这个高原名叫帕米尔高原。”

今天是在5月份约定的会合日，我们要在正午12点在红其拉甫大坂中巴交界处迎候20世纪的马可·波罗。那知有一点是当时没有想到的，新疆采用北京时间，所谓的中午12点，与巴基斯坦的中午12点，有整整3个小时之差，也即只是巴方的早上9点。

从县城到红其拉甫口岸有120公里，车要开两个多小时。口岸有边防检查站和海关，走在一片荒无人迹寸草不生的山坡上，离边界还有10多公里。通过电话，我们知道美方将在北京时间下午4点左右到达，我们坐在海关屋内等待，一会从巴方开来了两辆小型旅行车，车上坐满了巴基斯坦商人和华侨。当他们将一袋袋一人来高

的行李卸下来接受检查时，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一屋子的行李都是从这两辆小面包车上卸下来的。有一个巴商需上900美元的税，他二话没说立刻掏出钱包，付了现款。一袋袋行李大都装的是化纤布、头巾、袜子等。

在海关值班的是8个年轻人，他们身穿制服，工作很认真，等他们忙完之后，我同一个年轻小伙子聊了起来，他叫阿力木，21岁，维族。他说红其拉甫关是中国最西面的一个关口，由于冬天高山天气恶劣，无人通过，所以此关每年仅从4月15日到10月15日开放。在这期间，通过此关进出境的人员有4000余人，其中有成千的新疆伊斯兰教徒通过这里去麦加朝圣。巴方的来人或是探亲，或做买卖，进关带的大都是化纤织物，带出去的是真丝绸、磁器和轻工业品。

在红其拉甫海关工作的人，大都是象阿力木一样的年轻人。海关大本营在喀什，工作人员轮流到这4200米高的荒原上来值班。这里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一切吃用都需从喀什运来，除了工作之外，很少有娱乐，连收音机都很难收听到广播。

我问阿力木怎样会选择做这个工作？他说他出生和长在喀什，1981年高中毕业后，觉得海关的工作很有意思，便报考上了上海海关专科学校，在上海学习3年，能说汉语、维语和英文，是中国第一批维族海关专业毕业生。1984年夏毕业后分回喀什工作。他的同事们很多与他的经历相似，负责人也只有20多岁。海关人员暂时收了摊，今天他们还有一批来客，那就是我们等待着的那两位美国人。

有时候生活在繁华的首都，政、军大机关历历在目，你并不感觉到什么。而在这帕米尔荒无人烟的深山之中，这几个年轻的忠于职守的海关工作人员，却使我深切感觉到祖国的存在。她是由这无数个细小的环节、无数个日日夜夜坚守在岗位上的人们组成的。

下午3点半我们告别了海关，登上了红其拉甫达坂，这里高度超过5000米，寒风呼吼，站在达坂上可以俯望中巴两国，边界上没有人站岗，你可以随意散步。

6年前我为采访丝绸之路，曾沿着克孜勒河西行，到达位于中

苏边境的西姆哈拉边防哨所，这是中国最西的一个哨所，大约在红其拉甫山口北面约300公里。通过边防部队的望远镜，我可以看到拉着层层铁丝网戒备森严的中苏边界。

在这两个山口之间，民铁盖达坂也是中国通向西方的另一个咽喉要道。今天则因阿富汗的复杂形势而严加封锁了。

我们的美国客人迟迟不到，我因昨天在卡车上受了凉，加上高山反应，觉得头痛得更加厉害了。同行的金铁路先生在他的日记中描写我当时的情景是：“面如灰土、唇似茄皮，双目紧闭，静无一语。”最后大家决定我下山到口岸处等候。

回到口岸，一直等到5点钟，终于接到了美国客人。他俩争着向我们讲述一路上的遭遇。原来中巴边界过去仅对中巴两国人开放，在哈里到达巴基斯坦前3天，两国政府才通过了边界向第三人开放的决定，而实行这个决定至少需要2个月的时间。经过了艰苦的努力，发生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他们终于成了30多年来第一个合法通过中巴边界的外国人。

负责接待我们的县外办的阿主任是一个40来岁、高大、英俊的塔吉克族汉子。在他的安排和坚持下，我离开口岸便被车带到马达种羊场，享受一顿典型的塔吉克族午餐，这是为客人接风。主人准备了当地最珍贵的菜，是一片片清水煮的羊尾巴肥肉，和羊肝夹在一起吃。大尾巴羊是这里的优良品种羊，一只羊尾巴是一大块白白的肥油。我基本上不挑食，但是这道菜我仅尝了一口，实在难以领情。哈里和麦克比我都强，大嚼起羊尾和羊肝来。（直到全部旅行结束时，我才理解到我们主人的高明。哈里和麦克一路上只要与人讲起这次考察，就会谈起在中国的这第一道菜，一直到在北京的记者招待会上，哈里仍没有忘记向各国记者介绍把羊尾巴和羊肝夹起来吃的美味。）

从种羊场出来，在回县城的路上，我们又在一个古驿站遗址停留了半个小时，这是从明铁盖和红其拉甫山口去塔什库尔干必经之路。古驿站保存得很完好，中心像是一所房子，周围的圆形围墙还依稀可见。年代则已无从查考了。

我们回到县城已是10点多钟，县长和书记尚在等着我们，在

招待所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晚宴。

8月18日

这几天参观了介绍塔什库尔干历史和现况的展览馆，游览了塔合曼草场，同牧民们聊天，过得十分愉快。

塔吉克族在中国有26000多人，其中60%在塔什库尔干县。他们大都高鼻、深目、黑发、棕色眼珠。在塔合曼草场，我也看到过几个孩子，棕发蓝眼珠，具有欧罗巴族特征。塔吉克语言属印欧语系的伊朗语东支，没有书写文字，过去的历史大都用波斯语记载，现在记录则使用维吾尔语或汉语。塔吉克信奉伊斯兰教，以畜牧业为主，男人外出放牧牲畜，女人操持家务。

塔吉克自称为“鹰的传人”，他们用鹰骨做成的鹰笛吹奏乐曲，跳鹰舞，舞时两手张开，似雄鹰在空中飞翔。鹰笛声尖亢、袅绕，在山谷中可以传得很远。

关于鹰笛有一个古老的传说：

古代塔吉克人家家都养兀鹰，帮助主人狩猎。有一个猎人叫娃发，和一只100岁的兀鹰生活在一起，这只百岁兀鹰尖嘴利爪，能撕碎黑熊，百里外的雀鸟也躲不过它的眼睛，所以人们都敬它为“兀鹰之王”。

奴隶主听说了鹰王，下令叫娃发交出来，娃发非常悲愤，对着鹰王唱歌，鹰王忽然对他说起话来，“娃发啊，不要难过，你快把我杀了，用我翅膀上的骨头做一只笛。有了笛，你什么都能如愿。”娃发含泪杀了鹰王，抽出鹰王翅膀最大的一根空心骨头，钻了几个眼，做成了一只短笛，这就是第一支鹰笛。

奴隶主听到娃发杀了鹰王，大为恼怒，便立即派人来抓娃发，命令将娃发打死。娃发吹起了鹰笛，笛声一响，成群的兀鹰像是听到了召唤，黑压压地一大片，直扑奴隶主而来。奴隶主急忙求饶道：“快把兀鹰叫开，你要啥我给啥。”娃发随口说道：“给达卜尔的塔吉克人，每家10只羊、10头牛、10峰骆驼。”奴隶主连忙说：“行！行！”这时娃发又吹起鹰笛，群鹰才飞走了。

奴隶主听说笛子是用鹰骨做的，便派人告诉大家：“杀了鹰做

鹰笛吧，有了鹰笛要啥有啥！”有的人就杀鹰取骨做笛。兀鹰于是离开了塔吉克人，向深山飞去。奴隶主夺回了牛羊骆驼，塔吉克人重新过着贫苦的生活，但是从此就有了“鹰笛。”

现在塔吉克人的生活过得怎么样呢？今天主人带我们去拜访一户城里新型塔吉克人的家。这家主人名叫热因拜，家里原是牧民，但是他上了学，毕业后参加了政府工作，他退休前是县法院的院长。看上去他只有50多岁。长得非常魁梧。

热因拜家的房子盖在县城边的荒滩上，建筑面积约有1000平方英尺，一条小渠从门前流过，房前屋后种了很多花草树木。房内一边是一正房，一个L形的灶将室内分成两半，一半是一排炕，白天客人来了上炕沿墙而坐，晚上则是睡觉的床。另一半是厨房，烧的火既可做饭，又可取暖。正房对面隔着一条走廊，是两间客房，没有客人时，成年的孩子就住在那里。

当我们来到时，他全家都站在门口欢迎。他有6个孩子，两个儿子和4个女儿。大女儿和大儿子已经结婚搬出。除了小女儿刚刚高中毕业外，都参加了政府工作。孩子们个个都长得高大秀美，显然是个幸福的家庭。

进入屋内，上炕就席，主人为我们端来了饕和奶茶，然后是一大盆酸奶，表面结着一层乳黄色的奶皮子，下面是白白厚厚的酸奶。主人为我们每人盛了一大碗，奶子又酸又凉，非常鲜美。然后上了羊尾和羊肝，最后上的是一大盘手抓羊肉和羊肉汤，由于这里海拔高，所以羊肉煮不烂。马可·波罗对这点也曾有记载。或许正因为如此，羊肉吃起来更有滋味。尤其是羊肉汤，清黄见底，除了放少许盐之外，再无任何调料。羊是现杀现煮的，一只羊仅煮半锅汤，所以鲜美可口，绝非大城市里用冻羊肉煮的汤所可比拟的。

据我们的主人，这位退休的法官讲，塔什库干是全国犯罪率最低的一个县，这里民风纯朴，没有凶杀，没有抢劫，甚至连偷盗都没有。东西拿不动了，放在路边压一块石头就是向路人表示这是有主人的，放几天都不会丢失。

吃喝之间，我和22岁的三女儿古丽布斯坦闲谈起来。古丽布斯坦是花园的意思。她又高又直的鼻子，深邃闪亮的大眼睛，确实

像花园那样美。她现正在北京大学东语系学习波斯语，汉语说得很好，有问必答，非常大方和爽朗。我们的谈话经常被她的笑声打断。

古丽布斯坦1980年初中毕业到县供销社任出纳。1984年县里为了培养波斯语人才，研究历史上用波斯语记录的民族文化，决定送14人到北京大学去培训，古丽布斯坦在统考中名列第5名。我同她谈话的内容是这样的：

问：这次去北京是第一次出门吗？对北京的印象怎样？

答：是第一次出门。北京有好多大楼房，大马路，只是人太多了，太热了，气候不太习惯。

问：你怎么去的北京？

答：从这里到喀什坐汽车一天，从喀什到乌鲁木齐坐汽车走4天，从乌鲁木齐乘火车到北京3天，加上中途换乘等候，我总共走了12天。

问：想家不想家。哭了没有？

答：当然想家了。哭了，还有不哭的吗！

问：吃饭习惯吗？

答：不如家里的好吃，羊肉不多。

问：学习吃力吗？

答：我们塔吉克语与波斯语很接近，学起来比较容易。我们每天早上5点起来早读，上午有两个小时课，其余时间多数在图书馆度过。再有时间，星期天就上街买书，买衣服和料理家务，所以生活很紧张。学校对我们可好了，本来暑假要组织我们到海边游泳，后来我们要回家，没有去成。

问：你毕业之后，最大的理想是做什么？

答：出国当翻译。能不能考上谁知道呢！

问：你母亲能放心你出国吗？

答：当然不放心，她连让我去北京都怕。

问：这里的姑娘18岁开始结婚，你有没有对象？

答：没有。

问：真的吗？

答：要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里很多人都是家里包办，我爸爸让我们自己找。

问：跟你一起去上学的男同学有合适的吗？

答：没有，有些结了婚，有些订了婚，其他的也没一位好的。

问：会不会找位汉族小伙子？

答：那谁知道。

这里需要说明，后面几个问题是由同行的一位汉族女士问的。一位大城市姑娘回答这些问题显然并不奇怪。但是对于一位信仰伊斯兰教的塔吉克姑娘来说，这无疑是一场革命。

古丽布斯坦已完全不同于世代生活在帐篷中随着丈夫游牧的塔族妇女。她们的生活中心是结婚、家庭、操持家务，生儿育女，千百年来代代相传。但是这一切已不能使22岁的古丽布斯坦感到满足；她闯出了帕米尔，来到了首都，看到了新的世界，她要创造自己新的生活。她的根无疑仍是扎在这帕米尔的山石之中，而她的心却冲向了世界，她的生活、婚姻、工作都会有很大的变化。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成年之后到美国来独闯天下，苦辣酸甜，样样尝尽，所以更能想象面临古丽布斯坦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挑战。我内心为她默默地祝福。

随着中巴政府批准向第三国旅客开放红其拉甫山口，仅有3个居民的塔什库尔干县城将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国际旅客，开放将给这里带来繁荣、财富和新的就业机会，但是同时也可能会破坏这里宁静和纯朴的风尚，改变这里原来的生活方式和节奏。

此时此刻，古丽布斯坦以及她的同胞们正沉浸在对未来的憧憬之中。现在要去告诉他们，变化和发展文明需要付出代价或许确实是太早了。

8月19日

来到高原地区的最初几天，要少活动，吃饭要半饱，以适应因缺氧而造成的全身功能下降。经过这段旅行，我已完全能适应3千多米的高原气候。高原上的夏夜凉爽而又安静，这两天我睡得特别深、特别香，简直不想起床。

按计划今天我们要去县城东30多公里的班迪尔乡参加一个传统的塔吉克牧民的婚礼。原来22岁的牧民买买肉扎和19岁的姑娘阿扎特古丽要在今天办喜事。他们上星期特地派人来县政府邀请干部去参加婚礼，我们的主人认为这是了解塔吉克族的好机会，就安排我们也去参加。

我们都觉得很走运，昨天晚上特地请县办公室的袁先生给我们介绍了关于塔吉克青年恋爱和婚姻的风俗。

塔吉克族没有自己的文字，青年人相恋无法传递情书。这里的风俗是将小物品装在手绣的小荷包里，送给情人以表达心意。缝包口线的颜色很重要。如果用红色或黄色线，表明是好事、喜事。蓝线则是坏消息。

女的一般送给男的缠有自己头发的杏仁，黄色的小石头和自己刺绣的手帕。缠着头发的杏仁表示我见到你以后，我的心便属于了你。黄石头表示我想念你象石头一样沉重。亲手刺绣的手帕表达女方的勤劳和爱情。

男的常常回送烧焦的小木棍、盐巴和吃的东西等。烧焦的小木棍表示我的心象火一样燃烧。盐巴和吃的东西，意思是请你放心，喝过你的盐水，我永远不会将你忘记。

但是事情的发展往往变化莫测。当一方要断交时，便送去一个缝有蓝线的包，包内藏有一根扭弯了的针，这表示再也不愿继续来往了。

青年男女选中了自己的心上人，并获得了双方父母的祝福之后，就要进行订婚仪式，又称作头巾定婚。

男方的家长带头巾来到女方家，如果女家接受了头巾则表示接受了男方的求婚。这样双方便坐下来商量婚礼的具体安排，包括男家需送女家的礼物，礼物包括牛、羊、衣服等。同时也商定结婚的日期、方式等，显然是一场并不轻松的谈判。

正式结婚一般在订婚10天至1个月后举行。也有些在订婚1至2年后才结婚的。婚礼的前3天，父亲、兄弟们便骑着马翻山越岭通知所有的近亲好友们在婚礼的前1天便带着送礼的牛、羊、衣服等来到男女两家，相聚吃喝、歌舞通宵。